

駢志
下

50
ORIENTALIA
CHINESE
V
0227.8
043

9
v
0227.6
043

駢志卷之十一

一集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已部上

推終始五德之運

陳終始五德之傳

史記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于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機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

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因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

大並世盛衰者

索隱曰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

漢書魯人公孫臣上書陳終始五德傳言漢土德時其符黃龍見當改正朔易服色事下張蒼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于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立土德時歷制度更元年蒼由此自詘謝病稱老

師古注曰

傳謂傳次也

義和浴日

義和浴月

山海經東南之外甘水之間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

義和方浴于甘淵義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言生十子各以日名

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

郭氏傳義和盖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

故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夫義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義和之子出于湯谷故堯因此而立義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圖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于甘泉中以效其出入湯谷虞淵也所謂世不失職耳

又有人反臂名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

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占風鐸

相風旌

開元遺事云唐岐王宮中于竹林內懸碎玉片子每夜聞玉片子相觸之聲卽知有風號占風鐸

又五王宮中各于庭中立長竿挂五色旌于竿頭旌之四垂綴以小金鈴有聲卽使侍從者視旌之所向可以知四方風候

鑽燧改火

浚井改水

禮儀志夏至日浚井改水冬至日鑽燧改火可去溫病也

正旦獻鵠

正旦獻雀

列子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鵠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而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

孔叢子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雀于趙王而綴以五綵王大悅申叔告子順子順曰王何以爲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且又不順夫雀者取其名則宜受之于上不宜取之于下一國之王受民雀將何悅焉

七日曝書

七日曬衣

崔寔四民月令七月七日曝經書設酒脯 又世說郝隆七月七日見隣人皆曝曬衣物隆乃仰臥曝腹于庭曰我曝腹中書

竹林七賢傳阮咸好酒而貧舊俗七月七日法當曬衣諸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總角乃豎長竿標大布犢臯于庭中 又楊園苑疏太液池西有武帝曝衣閣常至七月七日宮女出后衣登樓曝之

河神劈山

山神劈流

西京賦注云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爲兩以通河流今岳上有指掌之形首陽山下足跡亦存焉

水經注廬山有神廟甚神能分風劈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過必敬祀而後得去故曹毗詠云分風爲二劈流爲兩

聖人窟

君子濟

水經注河水北出虞山東南經傳巖歷傳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傳巖東北十餘里卽巔軫坂亦謂之軫橋傳說傭隱止息于此

又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齊

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歿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曰君子濟

智水

愚山

水經注谷水出漢北卽智水也北發聽山山下有穴水穴水東南流歷平川中謂之智鄉水曰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昇天鷄鳴天上狗吠雲中唯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故時人謂之唐鼠也公房升仙之日壻之行未還不獲同偕雲路約以此川爲居言無繁霜蛟虎之患其俗以爲異因號爲壻鄉故水亦卽名焉

又時水西北逕黃山東又北歷愚山山東有愚公冢時水又屈而逕杜山北有愚公谷齊桓公時公隱于溪隣有認其駒者公以與之山卽杜山之通阜以其人狀愚故謂之愚

火井煮鹽

石礦成鐵

華陽國志臨邛縣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徙上郡實之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

映上照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
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炆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
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
無幾也

又古石山有石礦大如蒜子火燒合之成流支鐵甚剛
因置鐵官有鐵祖廟祠漢文帝時以鐵賜侍郎鄧通假
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鄧通錢亦盡
天下又臺登縣有孫水一曰白沙江入馬湖水山有磬
石火燒成鐵剛利禹貢厥賦曄是也

斯調國火洲

崑崙墟火山

異物志斯調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
秋冬自歿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
歿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
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搜神記崑崙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于炎
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臬則其鳥獸之
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人疑其
無有文帝以爲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
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詔三公曰先帝昔著
典論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
並以永示來世至是西域使至而獻火浣布焉于是刊

滅此論而天下笑之 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長三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不猛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卽死績其毛織以爲布 傳子曰漢桓帝時大將軍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大會賓客冀陽爭酒失杯而汙之僞怒解衣曰燒之布得火煒燁赫然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焉

鹽田

鹽池

述異記曰河東郡有一大澤澤中產鹽引水沃之則自

成號曰鹽田取之無盡不沃則無也

又張掖有鹽池自然生鹽其鹽多少隨月增減

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

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

水經注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沂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加疾也

宜都記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略盡冬春

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袁
崧言常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無
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境既至欣然始信之
耳聞不如親見矣其疊嶂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
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瞻俯映彌奇流
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
觀山水有靈亦當警知已於古矣

凱風自是出

條風自是出

山海經麓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多怪鳥凱風自是
出

又令丘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
是出

風陵

風堆

水經注函谷關之直北隔河有層阜巍然獨秀孤峙河
陽世謂之風陵戴延之所謂風塹者也

水經注高平縣西十里有獨阜阜上有故臺臺側有風
伯壇故世俗呼此阜爲風堆 又長寧水所出南山上
有風伯祠春秋祭之

風山

風井

風穴

水經注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習常不止當其衝飄也而略無生草蓋不定衆風之門故也

又湯井北百餘步有東西谷廣十許步南岸下有風穴厥大容人其深不測而穴中肅肅常有微風雖三伏盛暑猶須襲裘寒吹凌人不可暫停

又風井山廻曲有異勢穴口大如盆袁山崧曰夏則風出冬則風入春秋分則靜

重人穴

僵人峽

水經注鄴水南流世謂之溫水泉側有重人穴穴中有僵尸戴延之從劉武王西征記曰有此尸尸今猶在夫物無不化之理魂無不遷之道而此尸無神識事同木偶之狀喻其推移未若正形之速遷也

又瓦亭川水西南流歷僵人峽路側巖上有死人僵尸巖穴故岫壑取名焉釋鞍就穴直上可百餘仞石路逶迤劣通單步僵尸倚窟枯骨尚全唯無膚髮而已訪其川居之士云其鄉中父老作童兒時已聞其長舊傳此當是數百年骸矣

移山

逃石

水經注移山山本在水北夕中風雨旦而山移水南故

山以移爲名蓋亦蒼梧郁州佐山之類也

又靈石一名逃石高三十丈廣圓五百尺耆舊傳言石本桂陽武城縣因夜迅雷之變忽然遷此彼人來見嘆曰石乃逃來因名逃石以其有靈運徙又曰靈石

孔山上有穴如車輪

孔山上有穴出佳乳

水經注河水南合溪口水出孔山南歷溪西流注于河孔山之上有一穴如車輪三所東西相當相去各二丈許南北直通故謂之孔山也山出蒲城西三十餘里

又易水東逕孔山北山下有鍾乳穴穴出佳乳採者篝火尋炒入穴里許渡一水潛通流注其深可涉于中衆穴竒分令出入者疑迷不知所趣每于疑路必有歷記返者乃尋孔以自達上又有大孔壑達洞開故以孔山爲名也魏土地記云代城東南二十五里有馬頭山其側有鍾乳穴又水經注陰陵縣之陽亭北小屈有石穴不測所窮言穴出鍾乳又大洪山下有石門夾障層峻巖高皆數百許仞入石門得鍾乳穴穴上素崖壁立非人跡所及穴中多鍾乳凝膏下垂望齊水雪微津細液滴瀝不斷

石魚山

石鷲山

水經注石魚山下多玄石山高八十丈餘廣十里石色

墨而理若雲母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鬣首尾宛若刻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因以名之

又石鷺山其山有石紺而狀鷺因以名山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其雷風相薄則石鷺羣飛頡頏如真鷺矣羅君章云今鷺不必復飛也

醉石

醒石

廬山記陶淵明所居栗里有大石淵明常醉眠其上名曰醉石

唐餘錄李德裕于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玩有醒酒石德裕尤所寶惜醉卽踞之

褒漢丙穴出嘉魚

柏枝丙穴出嘉魚

水經注褒水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地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良木攢于褒谷

又柏枝山下有丙穴穴方數丈中嘉魚常以春末游渚冬初入穴抑褒漢丙穴之類也

鳥鼠同穴

魚龍同穴

水經注鄭玄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

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鷓似鷄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孔安國曰共爲雌雄杜彥達曰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相爲牝牡故因以名山

拾遺記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于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

烟從山出

火從地出

西域記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則火光晝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鐵恒充三十六國用

風俗記曰圓陰縣西五十里有馮門亭天封苑火井廟火從地中出

圓音銀

石廩

石倉

臨川記石廩其中可容千斛廩開則歲儉閉則年豐

鄱陽記錢倉石在饒州石形如倉困昔漁人夜宿石上忽見石開窺其石中有錢取之盈艇因名焉

弱水西流

弱水南流

禹貢弱水旣西鄭氏云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

舊唐書東女國其王所居名康延川中有弱水南流用

牛皮爲船以渡

三日五變

千年一清

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

拾遺記丹丘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皆至聖之君以爲大瑞 又云黃河清而聖人出

半月東流半月西流

子時潮上午時潮落

寰宇記云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廣西志桂林府聖水巖側子時潮上午時潮落三十五年有一大潮

一日再增再減

一日十溢十竭

水經注潮汐塘水一日再增再減盈縮以時未嘗愆期同於潮水因名此塘爲朝夕塘

又漣水東南流注于淮淮水又東南流而又與斟水合水導源近出東巖下穴口若井一日之中十溢十竭信若潮流

石門貪泉

橫流貪泉

晉書吳隱之字處默介立有清操桓玄欲救嶺南之弊以隱之爲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飲此水一軟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及在州清操愈厲又南越志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緇素之質變卽吳隱之酌飲之所也又寰宇記隱之罷郡見妻篋中有沉香一片遂投石門內水中後人謂之沉香浦亦曰投香浦

水經注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以爲貪泉飲者輒冒於財賄同於廣州石門貪泉矣廉介爲二千石則不飲之昔隱之挹而不辭豈爲能溷其真乎盖亦惡其名也

盜泉

狂泉

淮南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尸子孔子至于勝毋縣暮矣而不宿過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又論語撰考識水名盜泉仲尼不飲里名勝毋曾子歛襟元和志盜泉在泗水縣源出高徑山之陰南史宋袁粲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

馬志
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至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矣

方湖

員淵

拾遺記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廻千里

又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

好溪

愚溪

地理志處州東十里有惡溪多水怪宣宗時刺史段成式有善政水怪潛去民謂之好溪

柳河東集愚溪詩序云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爲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

窮水

富水

水經云淮水又東北窮水入焉 注曰豐水亦曰窮水

并志

卷一

三

音戎竝聲相近字隨讀轉流結爲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北流注于淮

又大陽山水有二源大富水出山之陽南流而左合小富水小富水出山之東而南逕三王城之東前漢末王匡王奉王常所屯故謂之三王城城中有故碑文字闕落不可復識其水屈而西南流右合大富水俗謂之大泌水也

粉水

錦江

華陽國志漢初犍爲張君爲太守忽得仙道從此升度其祠下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故世謂江州墮休粉也

又云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濯他江則不好故命曰錦里

大翻山溫湯

徐無城溫源

魏土地記沮陽城東北六十里有大翻小翻山山上神名大翻神山屋東有溫湯水口其山在縣西北二十里峯巒四十里上廟則次仲廟也右出溫湯療治萬病泉所發之麓俗謂之土亭山此水炎熱倍甚諸湯下足便爛人體療疾者要須別引消息用之耳

水經注溫源之水養疾者不能澡其炎漂以其過灼故

魏氏土地記曰徐無城東有溫湯卽此也

湯谷可以熟米

溫水可以燂鷄

水經注溫泉水出北山七泉奇發炎熱特甚闕駟曰縣有湯水可以療疾矣湯側又有寒泉焉地勢不殊而炎涼異致雖隆火盛月肅若冰谷矣渾流同溪南流注渚水又東逕胡木山東流又會溫泉口水出北山阜炎勢奇毒疴疾之徒無能澡其衝漂救養者咸去湯十許步別池然後可入湯側有石銘云皇女湯可以療萬疾者也故杜彥達云熱如沸湯可以熟米飯之愈百病道士清身沐浴一日三飯多少自在四十日後身中萬病愈三虫死學道遭難逢危終無悔心可以牢神存志卽南都賦所謂湯谷湧其後者也

又溫水出竟陵之新湯縣東澤中口徑二丈五尺垠岸重沙端淨可愛靜以察之則淵泉如鏡聞人聲則揚湯奮發無所復見矣其熱可以燂鷄洪濶百餘步冷若寒泉

火井

湯井

水經注火山上有大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常若微雷發響以草爨則烟騰火發又火井東五六尺有湯井廣輪與火井相狀勢熱又同

以草內之則不然皆沾濡露結故俗以湯井爲目

居民釣魚者先請

路人摘花者先請

水經注長楊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尺居民釣魚先陳祈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鉤餌得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

又長楊水側生異花路人欲摘者皆當先請不敢扳取

又東亭村北山甚高峻上合下空空徼東西廣二丈許起高如屋中有石林甚整頓傍生野韭人往乞者神許則風吹制分隨偃而輸不得過越不偃而輸輒凶

得笠于長楊溪

水經注桑乾泉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大池池在山源之上世謂之天池方里餘其水陽暉不耗陰淋不濫無能測其源深也古老相傳言嘗有人乘車于池側忽遇大風飄之于水有人獲其輪于桑乾泉故知二水潛流通注矣

又袁山崧曰往人有冬過風井山者置笠穴中風吸之經日還步長楊溪得其笠則知潛通矣

正月至十月逕之害人

三月至四月逕之必死

水經注永昌縣西北逕其郡西水左右具饒犀象山有

鈎蛇長七八丈尾末有岐蛇在山澗水中以尾鈎岸上人牛食之此水傍瘴氣時惡氣中有物不見其形其作有聲中木則折中人則害名曰鬼彈惟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正月至十月逕之無不害人故郡有罪人徙之禁防不過十日皆死也

又瀘峰最爲高秀孤高三千餘丈是山于晉太康中崩震動郡邑水之左右馬步之逕裁通而特有瘴氣三月四月逕之必死非此時猶令人闕吐五月以後行者差得無害故諸葛亮表言五月渡瀘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于蜀故也益州記曰瀘水源出曲羅下三百里始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

武侯以夏渡爲艱

呪潮

射潮

高僧傳唐靈隱寺釋寶達者以持密呪爲務往時江潮大至激射湖上諸山達爲呪之忽一夜江濤中有偉人至玄冠朱衣導從甚繁謂達曰身是子胥復讐雪耻者非他也師慈心爲物已聞命矣言訖而滅明日寺僧怪其車馬之喧因言其事自爾西岸沙漲彌年

吳越備史梁開平四年錢武肅王始築捍海塘在候潮通江門外江濤晝夜衝擊沙岸版築不能就因命強弩數百以射波頭又親祝胥山祠仍爲詩一章函置海門

既而濤頭遂趨西陵乃運巨石盛以築籠植巨材捍之城基始定其重濠壘塹通衢廣陌亦由是而成焉 錢塘遺事錢王射潮退避後遂以鐵鑄成箭樣其大如杵作亭路傍埋箭亭中出土外猶七尺許以示鎮壓之義

七女池

五女激

水經注壻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得一磚刻云項氏伯無子七女造櫛世人疑是項伯冢水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堰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渡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烏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邪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耻周之事而死于堯舜之區庶幾見揖異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

舜井

禹井

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陶

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
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封氏見聞齊州城東有孤石平
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
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水經注會稽山之東有禹井深不見底東游者多探其
穴

大禹所植

夫子手植

山川紀異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於
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 又大別山

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所植者

晏子宅

晏子冢

左傳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
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客焉臣不
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
利也敢煩里旅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
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
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
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水經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

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誠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崔鴻十六國春秋慕容德如齊城登營丘望見晏嬰塚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乎仲古之一賢人達者而生安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城者猶冀恬平生意也德悅之

蘇秦宅

蘇秦冢

洛陽伽藍記大統寺在景明寺西即所謂利民里寺南

有三公令史高顯畧宅每夜見赤光行于堂前如此者非一向光明所掘地丈餘得黃金百斤銘云蘇秦冢金得者爲吾造功德顯畧遂造招福寺人謂此地是蘇秦舊宅當時元義秉政聞其得金就洛索之以二十斤與之

又清陽門外三里御道北有孝義里西北角有蘇秦冢冢傍有寶明寺衆僧常見秦出入北冢車馬羽儀若今宰相也

屈原宅

賈誼宅

水經注秭歸縣東北數十里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

漫猶保屈田之稱也縣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爲屋基名其地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須廟擣衣石猶存故宜都記曰姊婦蓋楚子熊繹之始國而屈原之鄉里也 袁山松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卽離騷所謂女須嬋媛以詈余也 松又曰父老傳言原旣流放忽然暫歸鄉人喜悅因名歸鄉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發流疾故其性亦隘 又羅含湘中記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泊水又西爲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爲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

水經注荊州郡解西陶侃廟云舊是賈誼宅地中有一井是誼所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似壺傍有一脚石牀纔容一人相承云誼宿所坐牀又有大柑樹亦云誼所植也

樊噲臺

韓信臺

水經注壻水逕樊噲臺南臺高五六丈上容百許人又壻水北有韓信臺高十餘丈上容百許人

撫父堆

望母臺

水經注緱氏原開山圖謂之緱氏山也亦云仙者昇焉
言王子晉控鶴斯阜靈王望而不得近舉手謝而去其
家得遺屐俗亦謂之爲撫父堆堆上有子晉祠
又洧水南有鄭莊公望母臺莊姜惡公寤生與段京居
段不弟姜氏無訓莊公居夫人故城頴誓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故城臺以望母用伸在心之思感考叔之言
析大隧之賦洩洩之慈有加融融之孝得常矣

將軍望鄉臺

女子望鄉館

述異記漢成帝遣將軍王漬戍邊及帝崩王莽篡逆漬
與莽有隙遂畱不敢歸因逃入胡中士卒相率築臺爲
望鄉之處

又晉永嘉亂旣已至江諸公主不得隨去安陽公主平
城公主奔入兩河界悉爲民家妻常怏怏不悅有故鄉
之思村民感之共築一臺以居之謂之公主望鄉之館

梅梁

梅溪

述異記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
枝葉又四明圖經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蓋漢梅
子真舊隱也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
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
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

于柱

蘇州記淹梅溪昔有梅樹吳國米爲姑蘇臺後忽於此
沉今湖州側猶有梅溪

兔園

西園

三輔黃圖梁孝王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有膚寸石落
猿巖栖龍岫又有鴈池間有鶴洲鳬渚其諸宮觀相
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珍禽怪獸畢有王日與宮人
賓客弋釣其中

曹子建公讌詩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上官儀冊
周王文西園孤月秀心鏡而齊明小山叢桂偃情田而

並列

劉損葺垣牆於大伯廟

蕭允設蘋藻於季子廟

南史劉損爲吳郡太守至閭門便入大伯廟時廟宇頽
毀垣牆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衡宇一何摧頽
卽令修葺

又蕭允爲鄱陽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
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叙意辭理清典

見諸葛碑銘

經馬援銅柱

北史史萬歲擊南寧夷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

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
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
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

又劉方經畧林邑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
擊走之師至闍黎江旣渡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
至方以弩射象象中瘡却蹂其陣賊奔柵因攻破之于
是濟區栗進至大緣江所擊皆破經馬援銅柱南行八
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汗
其宮室刻石紀功而還

鳳闕歸然獨存

靈光歸然獨存

關中記建章宮園闕臨北道有金鳳在闕上高丈餘故
號鳳闕也繁欽建章鳳樓闕賦曰秦漢規模廓然毀泯
唯建章鳳闕歸然獨存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曰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
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
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
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依
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
以永安也

模木生周公塚上

楷木生孔子塚上

淮南王草木譜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
冬黯以色得其正也楮木生孔子塚上其幹枝疎而不
屈以質得其正也

營高敞地

遷高顯地

史記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
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
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家良然按水經注曰淮
陰城東有兩冢西者卽漂母冢也周廻數百步高十餘
丈昔漂母食信于淮陰信王下邳蓋投金增陵以報母
矣東一陵卽信母冢也

晉書劉超死蘇峻之難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
顯近地葬之使出入得瞻望其墓

燕數萬銜土置臨江閔王塚上

燕數千銜土投定陶丁姬穿中

漢書臨江閔王榮坐侵廟壩地爲宮上徵榮榮行祖於
江陵北門旣上車軸折車壞江陵父老流涕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
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塚上百姓憐之

漢書王莽秉政貶定陶丁太后號曰丁姬平其故塚又

周棘其處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壙中也

玉匣殮屍

玉璧藉屍

後漢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汗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姪穢 漢儀注曰自腰以下以玉爲札長尺廣一寸半爲匣下至足綴以黃金縷謂之爲玉匣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微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劔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主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備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

何類長沙王

甚肖忠烈王

世語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塋于臨湘爲孫堅立窟芮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與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長沙王吳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君何由見之見者言所由綱曰更葬否答曰卽更葬矣自芮之卒年至冢發四百餘年綱芮十六世孫

案漢書吳芮秦時番陽人也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乃遇芮之將梅鋗與偕攻析酈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爲衡山王都邾其將梅鋗功多封十萬戶爲列侯項籍死上以鋗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爲長沙王都臨湘一年薨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鄧展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若令中使特王也或曰以芮王也故著令也班固贊曰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稱忠也牛僧孺玄怪錄載唐元和中饒州刺史齊推女因止州宅誕育爲神人擊歿後有仙官治其事云是西漢鄱陽王吳芮今刺史宅是芮昔時所居皆非也水經注臨湘縣治西北有北津城縣北有吳芮冢廣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爲廬郭之佳憩也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游行侶共濟瓜州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于鄱陽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歎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啟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曰某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旅之于庭

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紲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僊則神因具述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欵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穎士則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開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榻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是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啟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與

牛眠地

狗舐泉

晉書初陶侃微時丁艱將葬家中忽失牛而不知所在遇一老父謂曰前岡見一牛眠汗中其地若葬位極人臣矣又指一山云此亦其次當世出二千石言訖不見侃尋牛得之因葬其處以所指別山與周訪訪父死葬焉果爲刺史著稱寧益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如其所言云

魏書余朱榮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

得古塚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

發古冢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

南史始興簡王鑑爲益州刺史于州園地得古冢無復

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南史宜都王鏐爲南豫州刺史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啟聞鬱林勅以物賜之鏐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塹杜氏山岡

塹鮮于祖墳

北夢瑣言古有宅墓之書世人多尚其事識者猶或非之杜公正倫與京兆宗派不同常蒙輕遠公銜之洎公宦達後因事塹斷杜陵山脉由是諸杜數代不振鮮于仲通兄弟閬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勅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岳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小虵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比侯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于普州安岳縣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虵也

國人哀三良賦黃鳥

國人傷三貞賦黃鳥

左傳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

人哀之爲之賦黃鳥 詩曰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
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
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
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
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
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華陽國志永初中廣漢漢中羗反虐及巴郡有馬妙祁
妻義王元憤妻姬趙氏之妻風喪夫執共姜之節守
一醺之禮號曰三貞遭亂共迫屈懼見拘辱三人同時

自沉于西漢水而沒死有黃鳥鳴其亡處徘徊焉國人
傷之乃作詩曰關關黃鳥爰集于樹窈窕淑女是綉是
黼惟彼綉黼其心匪石嗟爾臨川邈不可獲

齊侯躬吊杞梁之室

齊侯親推無存之車

左傳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

郊吊齊侯吊諸其室

杜注殖
卽杞梁

左傳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
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禭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
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以綿上爲介推田

環會稽爲范蠡地

左傳晉侯賞從亾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爲已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

志吾過且旌善人

按洪容齋氏云緜上者西河界休縣地也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公非有

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亾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畧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案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曰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間也又按李唐刊誤曰古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後又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國語越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

復入于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爲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爲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爲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爲范蠡地

太宗爲王珪立廟

太宗爲戴胄立廟

舊唐書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蒸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旣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

又戴胄卒太宗詔虞世南撰爲碑文又以胄宅宇敝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廟